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张玉清

直面青春系列

昨日的尖叫

张玉清 著



张玉清

直面青春系列
昨日的尖叫

张玉清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昨日的尖叫 / 张玉清著. -- 石家庄 :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376-6829-3

I. ①昨… II. ①张… III. ①儿童文学 - 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67346 号

张玉清直面青春系列

昨日的尖叫

选题策划	温廷华	董素山	美术编辑	季 宁
责任编辑	孙卓然	吴 倩	装帧设计	王 鹏
绘 画	王红亮	贾 斌		
	刘莎莎	王鹤锦		

出 版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172号	邮编 050051
	电话 010-87653015 (发行部)	传真 010-87653137 (发行部)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 × 1020	1 / 16
印 张	9.75	彩插 0.25
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6-6829-3	
定 价	19.00元	

序

刘绪源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要为玉清出一套“直面青春”系列作品集，主要收入短篇小说，这是很有眼光的。不仅因为玉清写得最好的正是他的短篇，还因为，纵观此前六十余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尤其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的三十余年，留下好作品最多、在好作品中文学含量最高、一旦回想起来最让人怀念感叹的，也还是少年题材的短篇小说。

2010年，玉清的短篇《地下室里的猫》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后，荣获该杂志当年优秀作品奖。《人民文学》在中国文学刊物中无疑居于最高地位，当今儿童文学作家获这一奖项的很少。这让许多人感到兴奋。但其实，《人民文学》和儿童文学有着很深的渊源，这与它的好几任主编（如严文井、张天翼等）本人是儿童文学作家也有关系。中国儿童文学史上许多名篇，都是在《人民文学》发表的，如萧平的《海滨的孩子》《玉姑山下的故事》《三月雪》，马烽的《韩梅梅》，陈伯吹的《一只想飞的猫》，任大霖的《蟋蟀》《童年时代的朋友》《大仙的宅邸》，柯岩的《儿童诗三首》《“小兵”的故事》（内含她的代表作《帽子的秘密》），张天翼的

《罗文应的故事》《宝葫芦的秘密》，刘真的《长长的流水》，汪曾祺的《羊舍一夕》（这是他建国后创作的第一篇小说），刘心武的《班主任》，刘厚明的《黑箭》……直至玉清的《地下室里的猫》。这当然只是个挂一漏万的篇目表，有趣的是，其中，除柯岩的作品是诗，陈伯吹作品及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是童话，其余的，全都是短篇小说。这和文学月刊比较适合刊登短篇小说有关，但同时也说明，在儿童文学创作中，短篇小说相对来说文学性更强，更易入这一大刊的法眼。试看其中萧平、汪曾祺的作品，以及《长长的流水》《童年时代的朋友》等篇什，虽时间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仍脍炙人口，余味不尽。显然，它们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它们在儿童文学中是一流作品，放在成人文学中（并不仅仅是放在成人文学刊物中）同样也是第一流的，是领时代与文学风气之先的。上述两点，我以为，正是优秀儿童文学的两大标志——能通过漫长时间和成人文学眼光的检验，也就是历史的和文学的检验。当然，作为儿童文学，它还有另一个重要标志，那就是能通过孩子们的检验，能让孩子们接受并喜爱，这应成为上述两大标志的前提。

说到文学刊物，很自然地想到了另一期刊——《儿童文学选刊》。这是专门性质的刊物，不同于《人民文学》是综合性的文学刊物。但说句心里话，在上世纪80年代（一直延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办刊的专业水平和作品的文学内涵来说，《儿童文学选刊》并不逊色于《人民文学》。那是儿童文学的兴旺时期，新人新作不断，新的探索、争鸣此伏彼起，新奇、感人、隽永并发人深思的作品不断涌现，每期都会带来惊喜。那种美

好的感觉，至今无法忘怀。就在1988年的《儿童文学选刊》上，玉清出现了。最早入选的，是他的短篇《小百合》《哦，傻样儿》《风景》等（后两篇由同一刊物选用）。他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在1991年第三期《儿童文学选刊》上，主编周晓以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心情，撰文评论道：“我十分惊讶于作者对于中学生生活的感受竟是如此的高雅。……他善于从纷纭尘世里处于身心急剧变化期的少男少女们的生活中发现美，极其高雅地、行云流水似的表现这种美。”《小百合》写两个男生被一个新入学的美丽女生所吸引，“常常在晚上远远地去看一看坐在路灯下读书的姑娘”；《哦，傻样儿》写了“男孩子对异性美的近乎崇拜的爱慕”，而又“多了些许情爱单恋的成分”；《风景》则写出“少女青春发育期内心的焦灼、兴奋，导致举措上某种悖谬的发泄”……玉清的作品也引起小读者的关注，1992年《少年文艺》的“好作品奖”（这一奖项完全是按小读者投票多少评出的），第一和第二名竟都是他的小说（《姐姐比我大两岁》和《无暇》）。到1996年，我在《秋日览胜》一文中，也曾热情评介他的新作《画眉》，认为这是“这一时期最令我感动的作品”。确实，他早期的这批小说中，有一些十分独特的、很能抓住人心的、值得探讨的内容。

正如周晓先生所说：“他善于从纷纭尘世里处于身心急剧变化期的少男少女们的生活中发现美。”这话说得含蓄，其实挑明一点儿说，也就是他很善于写青春期少年的男女之情，因为是初生的情感，未经（或很少经）俗世的浸染，也没有成年人那种明确的走向或目的，所以这种情感是朦胧、单纯，甚至圣洁的。如果从概念与想象出发，只追求单纯与圣洁，

又可能变得空洞，没有人生质感，成为浮美，而玉清是从生活出发的，他从自己过去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出发，所以能写出“身心急剧变化期”的少年们真实的身体和心灵的快乐与痛楚。不可忽视的是，这种圣洁的情感往往是不被认可的，“纷繁尘世”难以理解和容忍，少年们自己对此也处于惊慌迷惘状态，作品的复杂性就此体现出来。我与玉清还曾有过一次创作对谈，我在其中说过：玉清的创作是有内心“动力”的，而且是“率性而为”的，也就是敢于展示自己，要把自己体验的东西完整地表达出来，这样也就暴露了作家本身，因为他将没有退路。然而古今中外最好的作品，都是作家撕开心灵背水一战的产物。撕开的心灵不一定美好，但只有在撕开的心灵中，才找得到那极少量的最美好的作品。玉清写得最成功的这些短篇，所写的是少年读者最关切的话题，能引起他们的强烈共鸣；它们经得住时间检验，因为这几乎是“永恒的主题”；这些情感波澜对成人来说同样难忘，它们能激起复杂的联想，包括对当下人文环境和少年情感的反思。对照上文所说的好的儿童文学的三大标志，这不正相贴合吗？

只是，再好的题材和写法，再强大的内心“动力”，也经不住反复不断地写。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河流。”因为河是流动的，生命如水，创作如河，死水则没有生命。玉清后来的同一题材的作品不如前期单纯可爱，我以为就和过多重复自己有关。感到重复了而又想突破，就只能在原来的感受上加码，让刺激更强，让误解更深，让内心的尴尬暴露更多；当然，他笔下的人物仍有底线，现在的俗

世的乌七八糟的东西绝不会真的出现。于是，他越来越在俗世的误解和人物“似俗还洁”的故事中走钢丝。这种走钢丝的追求和刚开始时那种急于表现久积于内心的真情的追求，当然不是一回事。所以，他也受到了一些批评。我认为这些批评是善意的，它们促使玉清进入了新一轮的创作突围。

2012年初，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玉清的短篇集《地下室里的猫》，收入他近年所写的十一篇小说。此书宣告玉清完成了一次重要突破。他终于以全新面貌重现文坛，他的眼界更为开阔，创作路数更为多样，而作品始终处于较高水平，这真是难能可贵。我知道他为这次突破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在商业童书泛滥的今天，已经有人怀疑儿童文学中究竟还有没有“纯文学”了，我想说，玉清的这批新作，正可作为“纯文学”的标本。（正如他初登文坛时的那批作品可作为“纯文学”的标本一样。）他在这些小说中注入了真生命，他是把自己生命经历的一部分，把灵魂的一部分，投放于其中了。在这些新作里，我最喜欢《地下室里的猫》和《牛骨头》。前者通过对一只进入绝境的猫的不同态度，将儿童与成人、“病态”与“常态”做出对比，让我们看到了正常人残忍和麻木的一面，这种正常是以牺牲童心为代价的，这里有对现实的批判，也写出了现实人生的无奈，还呼唤着更为完整的人性。后者写贫困年代农村生产队里分牛肉的事，写出了放弃牛肉只要牛骨头的父亲的生活能力，以及他对家人深藏的爱，这一篇琐屑而真切，娓娓道来，能读得人热泪盈眶——这使我想到老作家沈虎根的短篇《新米饭》，更想到了汪曾祺和沈从文写贫困

乡村的那些优美的篇章。我从中读出了纯文学的传承。

本文从《人民文学》说起，竟又回到了成人文学。但这并非跑野马，倒恰好证明了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并不绝然相隔，好的儿童文学正应在整个文学中居于很高地位。同时也想借此呼吁，今天的文学刊物其实都应像当年的《人民文学》一样，重视儿童文学；而短篇小说这一重要样式，在今天的儿童文学中，也正应再次兴旺发达。是为序。

2013年6月21日写于泸西香花桥畔

目录

- | | |
|-----|-----------------------|
| 1 | 我们谁会当叛徒 |
| 25 | 洪常青给了吴清华两个银毫子 |
| 43 | 秋野 |
| 63 | 皮鞭 |
| 87 | 冬奇 |
| 103 | 卑者 |
| 123 | 白毛奶奶 |
| 139 | 作家创作谈 《我们谁会当叛徒》是怎样写成的 |
| 142 | 评论 面对人性的忧伤 |



我们谁会
当叛徒



已经说不清是谁提出来那个命题的了：要是被敌人捉住，我们谁会当叛徒？

一切都是从游戏开始的，整个过程就是一场游戏。那天下午放学以后，我们聚在东河滩，情绪格外兴奋，因由是大家又说起了昨天看过的一场电影，名字叫作《烈火中永生》。电影里面演的是革命烈士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之下宁死不屈决不叛变革命，所以我们在讨论中就提出来了那个命题：要是……

“我不会当叛徒。”黑子说，笃定地望着大家，小眼睛射出不容置疑的光。

这是让我们心服口服的，黑子属于那种心态稳定的孩子，胆大、勇敢、顽强，不怕摧残。他年龄比我们大一岁，个头儿比我们高半头，看长相就像一个能参加革命的人，他除了学习不行，别的地方都行，这种人最能经住敌人的酷刑。

接着秃蛋说不会当叛徒，然后是傻牛、坏三也说不会当叛徒，我本来还在认真地思忖，在心目中假想着如若我被敌人捉住了，在严刑拷打之下，我能不能承受得住，现在见秃蛋都敢说不当叛徒，连傻牛也对革命表示了忠诚，我也不甘落后，赶紧抢着说我也不会

当叛徒。我说完了，顾盼左右，还剩下刘臣。瘦削的刘臣，他长着一双像鸡一样容易受惊的眼睛，等大家没有声音了，刘臣才胆小地、试探地、声音有些颤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我，我也不会当叛徒。”

我们都笑起来，笑声像扑噜噜乱飞的麻雀。黑子还用力地踹了刘臣一脚，骂了句：“你他妈的不当叛徒谁当叛徒？”秃蛋也借机打了刘臣一拳：“你爸爸就是叛徒，谁不当叛徒你也会当叛徒。”刘臣委屈地蔫下脸，嘴里却不甘地嘟囔：“我爸爸是我爸爸，我是我。”

二

从思想感情上来说我们谁也不会当叛徒，我们都十二三岁了，这道理懂，给鬼子当了叛徒你就是汉奸，给国民党当了叛徒你就是反革命，都是败类。但是我们也知道要想不当叛徒，光靠思想感情是不行的，还得经得住敌人的拷打。我们不但在电影上看到过，所有做了叛徒的败类都是因为吃不住敌人的拷打，在我们身边的现实中有这样活生生的例子，那就是刘臣的爸爸，刘臣爸爸就是因为吃不住敌人的拷打而做了可耻的叛徒。

如今刘臣爸爸的前额上还留有一道很丑的疤，这就是他爸爸被敌人拷打的证据。虽然刘臣给我们解释过很多次，那个疤是在城里挨斗的时候被战斗队打的，但我们从不相信刘臣的鬼话，我们也不愿费脑筋辨别被敌人打和被战斗队打有什么区别，而且刘臣爸爸自己也承认了是叛徒。村里召开“四类分子”批斗会，民兵连长问刘臣爸爸：“你说，你是不是叛徒？”刘臣爸爸耸起肩，头一点一点：“是，是，我是叛徒，我是叛徒。”一个民兵把一块写有“叛徒”的牌子挂上刘臣爸爸的脖子，刘臣爸爸自动地把头往前探了探，配合着让牌子挂得更为顺利。

第二天，我和黑子走在路上，迎面碰上刘臣白脸黑眼睛的姐姐。黑子忽然灵机一动捅了我一下，我心领神会，小声说：“你说，你是不是叛徒？”黑子耸起肩膀，大声说：“是，是，我是叛徒，我是叛徒！”

刘臣姐姐本来已经从我身边走过去了，突然疯狂地返身向我们扑来，面目狰狞如女鬼，我和黑子都没料到她会如此激烈地反应，我们“噉”一声落荒而逃。刘臣姐姐以疯狂的速度追了上来，却没有攻击我，她爱憎分明，清楚黑子是主谋，目标直指黑子，从我身边追了过去。黑子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拼命跑着，刘臣姐姐和他的距离却仍在缩短。然而就在此时奇迹发生了，刘臣姐姐的裤带突然绷开，所谓裤带其实就是一截长布条，不十分结实，刘臣姐姐从没有做过像今天这样剧烈的运动，它承受不住了，居然在不应该断掉

的场合断掉了。刘臣姐姐的一个小花裤衩和一双白花花的大腿在光天化日之下猛烈地暴露出来，幸亏她在奔跑中把下落的裤子在膝盖之上及时捞住才没有被绊倒，她迅速刹住脚步，在一秒钟之内把裤子提起来，又在两秒钟之内把断了的裤带挽了个扣，重新把裤子系好，但她再也没有士气追击黑子了。

刘臣姐姐掉转身走掉了，我看到她的眼睛里忽地淌出了泪水。黑子心有余悸地回来，抹着脸上的汗，说：“妈的，她怎么不追了？”我没吭声，我没有对黑子讲刘臣姐姐跑掉了裤子。

我们还发现了刘臣爸爸身上的另一些疤，有一次刘臣爸爸淘厕所，刘臣爸爸自从下放回到我们村里，每天的事情就是淘厕所。我们早晨上学，看到他在淘厕所，下午放学，还能看到他在淘厕所。这一天天气很热，刘臣爸爸脱了灰白的上衣，光着膀子，我们发现他的胳膊上有一道疤，肩膀上有两道疤，肋条上有三道疤，后背上有一道疤，我们马上联想到这是当年刘臣爸爸遭到了敌人的拷打，因为我们都知道刘臣爸爸是一个叛徒。

一个阴雨连绵的午后，我去刘臣家里找刘臣，刘臣爸爸也在家，因为下雨没法淘厕所，他得以休息。刘臣爸爸躺在炕上，嘴里发出没有志气的呻吟，很像是在敌人的拷打下发出的声音。可是现在并没有人拷打他，周围是和平的氛围，因此他的呻吟就显得有些滑稽。我很想笑，但刘臣姐姐用黑眼睛狠狠地盯了我一下，把我的

笑逼回去了。刘臣难为情地跟我说：“咱们出去玩吧。”

我俩顶着雨跑到街上，我再也憋不住哈哈地笑出来，刘臣认真地向我解释，说他爸爸身上的伤疤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受不了，故此呻吟。但我仍觉得他爸爸不值得原谅，我说：“你爸爸当年要是坚强不叛变，被敌人打死了，也不用受这罪了。”

刘臣没吭声，默认了我这说法。

三

黑子不愿意我们都不是叛徒，他认为这不现实，我们几个人里面必定有软弱屈服者，必定有动摇变节者，这是人类的规律，不可能都成烈士。黑子脸色庄严，眼睛在我们几个脸上逡巡，欲从神色上判断出我们谁会当叛徒。我们几个也都严肃起来，努力在脸上做出大义凛然。刘臣则一脸不安，孱弱地望着黑子，因为黑子研究着每个人的脸色，却对他看也不看上一眼，显然是他不值得判断，天经地义就该把他归入叛徒的行列。

黑子抬起手来，伸出食指，我紧张地望着黑子，黑子的眼睛和我对视了一下，大约是想起了下午刚抄过我的作业，食指在我眼前